

# 隨州葉家山西周曾侯墓地地面觀

黃鳳春  
艾玲莉



隨州葉家山曾侯墓地是二〇一一年湖北的一次重要考古發現，因為首次發現了西周早期的曾國，資料公佈後，引起學術界極大興趣和廣泛關注，先後被評為二〇一一年中國考古學論壇六大新發現和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自上世紀七〇年代發現戰國曾侯乙墓後，近三十餘年後在湖北再次發現曾侯墓，且此墓早至西周早期，比戰國曾侯乙墓還要早五百餘年。傳統觀點認為，姬姓的曾國是在西周晚期周滅鄂後而分封的，那麼，西周早期曾國的出現，則大大超乎了人們的想像，使得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漢東西周早期方國格局及分佈在這一帶古國的相互關係問題。

## 墓地位置

葉家山墓地位於湖北隨州市東北部約二〇公里的浙河鎮內，現隸屬於隨州市經濟開發區浙河鎮蔣寨村八組。墓地處在一南北走向的橢圓形崗地上，崗地高出周圍農田約八公尺。

## 發掘經過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底，當地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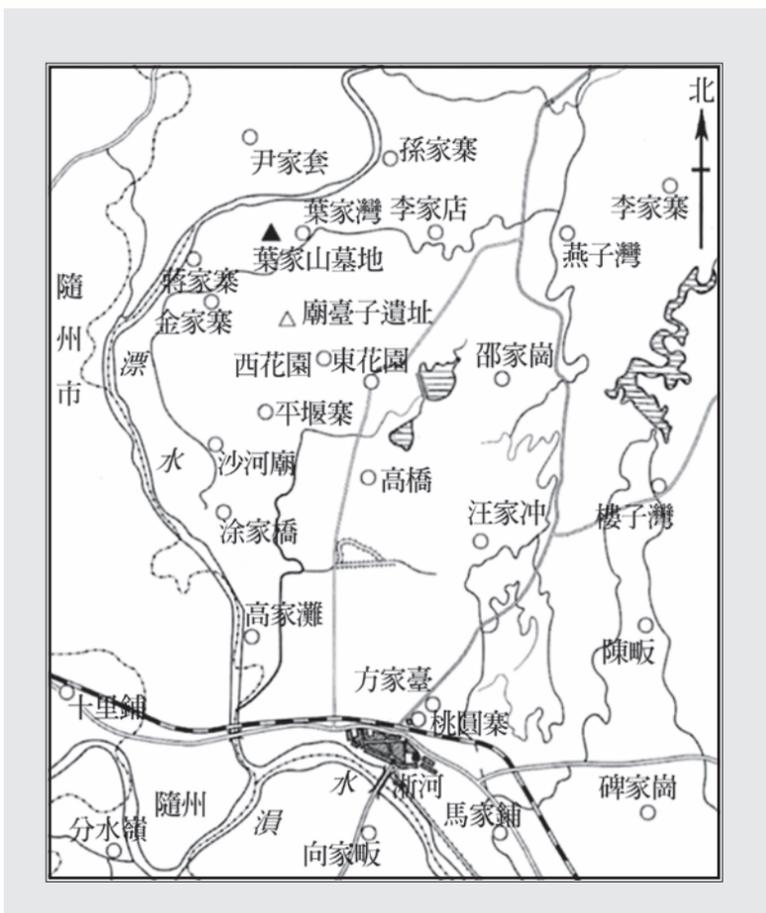
漂河自東北環繞墓地北部及西部注入澗水（府河）。墓地南距已發掘的西花園及廟台子遺址約一公里。（圖一）

從而確認了此地應為一處新發現的西周早期高等級貴族家族墓地。

葉家山墓地發現後，引起了省文物部門的高度重視，考慮到這批銅器出土地是在經歷了全國三次文物普查後都沒有發現的一個重要的文物點，省文物局和省考古研究擬把此地作為

重點開展考古工作。隨後組織專業人員討論，並擬定了以解決漢東西周方國、曾楚關係、曾鄂關係、漢東西周銅器製地及西周原始瓷器產地等若干問題為主要目的的主动性考古發掘方案。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至六月



圖一 葉家山墓地位位置示意圖 作者提供 座標東經113° 27' 28"，北緯31° 45' 22"，海拔高程88公尺

十四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隨州市博物館對葉家山墓地進行了勘探和布方發掘。勘探面積達一萬餘平方公尺。基本上確定了墓地分佈範圍。在重點勘探的基礎上，對墓地可供發掘的區域採用探方方法進行了整體揭露。在發掘區域內共布一〇乘一〇公尺的探方三七個，揭露面積達三七〇〇平方公尺。通過發掘，共揭露出墓葬六五座和一座馬坑。除因民房所疊壓的二座大墓未掘外，其餘墓葬和馬坑皆已發掘完畢。已揭露的墓葬排列有序，極少有打破關係，顯係一處經過規劃的墓地。（圖二）

為了保證考古發掘的質量，在葉家山墓地考古發掘中，還採用了系列相關科技手段來輔助獲取和記錄田野考古資訊資料。在發掘工地成立現場實驗室以保障出土文物的應急保護和處理，同時，還對出土的銅器、漆木器、竹器進行了原位加固和整體揭取的技術。對出土的器物上的附著物、腐蝕物以及土壤等進行了現場採樣和化學分析。還使用了三維掃描技術、以記錄和復原古地貌和埋藏過程。在



圖二 航拍全景照（北向南） 作者提供

記錄資料過程中，同進還採用了熱氣球和航模遙控飛機對全發掘區域以及外圍環境的進行了全方位的空中攝影和錄影。

隨州葉家山墓地出土大批曾侯銅器後，葉家山墓地存在的背景成為本次考古發掘的重點關注的課題。在發掘的同時，還同步開展了以葉家山墓地為中心方圓十公里範圍內的區域系統調查，在調查中新發現了一批商周時期的遺址，更為重要的是，在墓地以南約一公里的地方發現了曾經發掘過的廟台子遺址是由多個遺址所組成的一個遺址群，通過調查和局部勘探，在廟台子遺址上還有環壕遺跡，其採集標本與葉家山墓葬所出完全相同，可以認定廟台子遺址應為一座西周的都城遺址。葉家山曾侯墓地與古城址遙相呼應，一座古城、一座侯墓地，從而確認西周早期曾國政治中心應在今天的隨州浙河境內。

### 墓葬形制

由於原地貌發生過多次平整，本次發掘的所有墓葬均未發現封土、墓

上建築、墓垣和墓祭等相關遺跡。在已發掘的所有墓葬中皆為長方形土坑堅穴墓，例如六十五號墓（圖三）、二十七號墓（圖四）等。其中大型墓葬（長四、寬三公尺以上）十座、中型墓葬（長三、寬二·五公尺以上）五座、小型墓葬五十座。墓葬深度不一，最深的達十公尺。大多數墓葬都有葬具，儘管葬具已朽，痕跡可判明為一棺一槨、二棺一槨墓和單棺墓。

儘管人骨保存不好，但葬式皆為仰身直肢，頭皆向東、棺內全都有朱砂。大多數墓葬都有隨葬品，隨葬品禮器及食器全都是放在棺槨外的熟土二層臺上（圖五），裝飾器及車馬器隨葬在棺室。部分大型墓葬的墳土中也伴出車馬器。只有二座墓葬有腰坑。部分大型墓葬的坑邊發現有四至六個不等的圓形、橢圓形或方形斜向柱洞。

### 主要出土遺物

在所發掘的這批墓葬中，絕大多數都有隨葬品，共出土陶、銅、瓷、漆木、玉石等各類質地的文物達七三九件套，其中，青銅器多達



圖三 隨州葉家山65號墓坑 作者提供



圖四 隨州葉家山27號墓坑 作者提供



圖五 隨州葉家山27號墓坑北部二層台上的器物 作者提供

三三五件，其器類主要有圓鼎、方鼎、簋（圖六）、鬲、尊（圖七）、甗、觚、觶、斝、爵、卣（圖八）、觥（圖九）、弓形器等。

陶器儘管大多破損，但都能復原，器類主要為鬲、鼎、甗、甬、罐、尊、簋等，很多陶器都與銅器共存，陶器則成為判定年代的可靠依據。

原始瓷器出土較多，約三十餘

件，全都可復原，是湖北首次所見最多最集中的一次。器類主要有尊（圖十）、壺（圖十一）、豆（圖十二）、甕等。

漆木器比較多見，不論大墓小墓都有出土，由於受當地土質的影響，大多腐朽，但痕跡極為清楚。部分漆木器上還可見有清晰的彩繪紋飾。通過朽痕可判定的漆木器的種類，有案、俎、盤、豆等。部分漆木器的豆盤內還有意

識的放置有二至三粒小石子。

玉器數量也較多，多為佩飾，器類主要有璧、環、管、柄形器等（圖十三），其中以各種動物造型的佩飾最為多見。（圖十四）

據器物形制特點，這批遺物的年代應為西周早期。其中，大量西周有銘青銅器和原始瓷器的出土，是本次發掘的一個亮點。



圖十二 銅蓋 編號20 隨州葉家山65號墓出土



圖十三 隨州葉家山27號墓坑棺出土玉器（一）



圖十四 隨州葉家山27號墓坑棺出土玉器（二）

二號墓編號二（曾侯諫分檔鼎）（圖十五）、二號墓編號一（銅甗）（圖十六）、二號墓編號五（銅鼎）（圖十七）、二十七號墓編號二十六（曾侯方鼎）（圖十八）、二十七號墓編號三（銅壺）（圖十九），其國屬顯應為曾。根據墓葬規格、出土銘文及體質人類學的鑒定表明，部分墓主身份明確，初步判定，六十五號墓可能為曾侯諫墓、二號墓似為曾侯諫夫人媿氏墓、三號墓、四號墓可能為曾侯諫之嬪妃，二十七號墓可能為晚於曾侯的另一代曾侯夫人墓。其他墓葬或

可都與曾侯家族與臣僚相關。在這批出土遺物中，以一批具有明確國屬關係的曾侯銅器最為重要，試擇幾件曾侯銅器介紹如下：  
（曾侯諫作媿連體甗）（圖十六）器物保存較好，器表光亮，整體呈灰綠色，器耳和足及腹內局部有深藍色鏽斑塊，甗腹壁有較多的小砂眼，甗下腹有一個直徑○·四公分小洞，待修復。  
敞口外侈，厚方唇，兩個絞索狀長方耳直立於口沿上，耳裡側面鑄至口內，其中一耳對應一足，另一耳對應一檔溝。甗部與鬲部連體，甗腹較

深，壁斜直至下腹內收，下腹微垂，束腰。立耳兩面有「∩」形陰紋兩道，耳內側一道。甗底內有桃形算，算面凹弧，算面圓端有一個半環形圓孔提鈕，對應鬲檔溝。算面尖圓端有一圓孔內穿有半環形掛鈎，掛鈎上下兩端分別鑄固於甗腹和鬲腹內壁，掛鈎對應一鬲足。算上鑄有「十」字形鏤孔五個，作梅花狀排列；算下由器腰橫出的三個三角形齒突支撐，齒突與三柱足相錯而與三鬲檔溝對應。算可上下活動。鬲底分檔，下有三柱足，足中空，略作上下粗中間微細的

### 墓葬年代、墓主及與曾侯乙墓的關係

根據出土文物的器類組合和形制特點，與已發掘的西周姬周文化遺物具有諸多共性，其中，銅、陶器的

形制、紋飾與已發掘的北京琉璃河、陝西寶雞國等西周墓出土的遺物相同或相近。大多數墓葬的年代應為西周早期，其年大體在西周武、文、成、康、昭這幾個王世之間。

在所發掘的這批墓葬中，二號墓、三號墓、二十六號墓、二十七號墓、六十五號墓共五座墓葬出土的銅器，多發現有「曾」、「侯」、「曾侯」和「曾侯諫」的銘文。例如



圖七 銅尊 編號14 隨州葉家山27號墓出土



圖六 銅尊 編號17 隨州葉家山27號墓出土



圖九 銅卣 編號7 隨州葉家山27號墓出土



圖八 銅卣 編號12 隨州葉家山27號墓出土



圖十一 銅尊 編號11-1 隨州葉家山2號墓出土



圖十 銅尊 編號12 隨州葉家山2號墓出土

亞腰狀。  
 〈曾侯諫分禧鼎〉（圖十七）出土於墓室東二層臺西南部。出土時，器腹內積有黃色泥土，外底的一側及腹內泥土底部附著有竹席殘痕，其篾青細而薄，呈灰白色，可見纖維尚存，至今還有微弱的彈性。器內外壁大部有深藍色鏽斑，口沿及耳部有綠色銅鏽。此器保存完好。

口呈三角弧圓形，外折沿，沿面中部起稜，兩面略斜，截面呈三角形，方唇，長方形立耳微侈，斂口，束頸，溜肩，袋狀鼓腹，淺褶，三柱狀足較高。

鼎耳外飾有二道「U」字形凹槽，器沿下飾三組與三足相對應的浮雕獸面紋，獸面為折卷角，寬額，高鼻，鼻樑中脊起稜，其下有方圓形鼻孔，厚吻唇，勾眉，小彎耳，大圓目高突，中有圓形瞳孔，咧嘴露齒，面目猙獰，獸面兩側各有一倒立浮雕夔龍，尾上頭下，張口，翹吻，方圓目暴起，中有長方形瞳孔，直軀幹，刀形尾，軀幹下有足，器身以雲雷紋為地，足飾蟬紋。

柱足內側有兩條範縫，與器外底三角形範縫相接，足底有長方形澆注口打磨痕跡，知該器是由一塊底範、三塊壁範和一腹心渾鑄而成。

〈曾侯帶蓋方鼎〉（圖十八）器物保存不太好，出土時器蓋變形並破成九塊，橫邊器腹一側破了一個大洞，對應的腹中有一小洞；大洞對應的一足內歪，足根有裂縫。器蓋、耳下內側、沿下等部位有砂眼。整器呈灰綠色，器表及耳腹局部、底內有深藍色鏽斑塊。

〈曾侯諫作媿簋〉（圖二十）器物保存較好，器體粗糙。整器外表為藍色鏽斑塊，一耳及腹泛黃鏽，器口、器腹內局部等有灰綠色、草綠色及藍色鏽斑塊，灰綠色器底內顯露金黃銅斑。器口局部和器底內有竹席紋印痕。

圓口外侈、尖方唇，頸微束，弧腹，平圓底，筒狀高圈足略外撇，切地面折成臺階。器兩側有兩個對稱的獸首形半環鑿耳，長方形垂珥；耳中空，橫截面呈「U」，內有褐黃色範土。環耳上的三角狀獸角上端延接器

沿和頸部，下端與器下腹銜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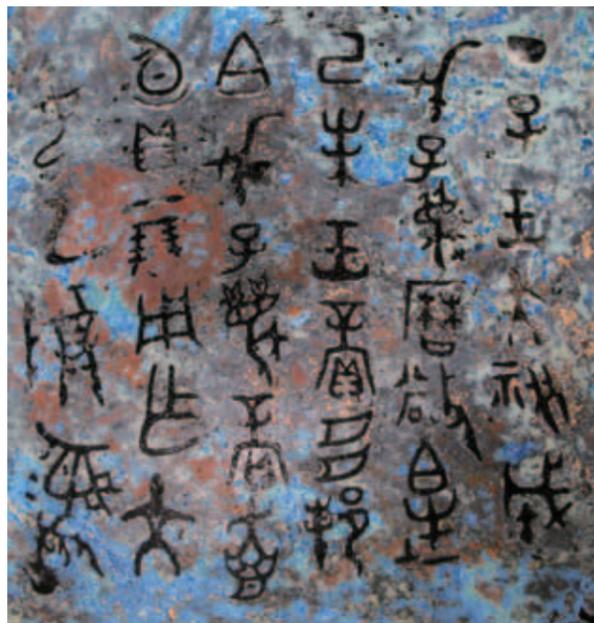
器兩耳上部浮雕大獸首，三角形突脊角，鳥嘴形眼眶，圓睛暴突，圓形瞳孔；高尖弧鼻。獸鼻與軀軀連接處成坎狀，頭與環形身正中有一道豎向突脊，身兩邊各有一脊，脊兩側均有一道陰線「C」形雲雷紋；垂珥兩面有陰線變形龍紋。

頸、圈足上紋飾帶鏽蝕模糊，仍可辨認。器頸部以兩環耳為界分為二組紋飾帶，每組紋飾以內卷角形獸首為中心，獸首兩側各有相從的小鳥二隻，上下界以弦紋。獸首角上翹內卷，方圓目暴突，凸鼻，寬嘴，方菱形小耳。鳥昂頭朝向獸首，短冠，圓睛突起，閉口勾喙，短翅上翹成尖角，雙長尾上勾下卷，雙足曲折前後伸，爪下勾。獸鳥之間地飾細線雲雷紋。

器底部的刻劃細網格紋，並有毛疵，底周邊有分佈均勻的小鑄瘤四個，並黏結有一圈範泥。圈足上有打磨痕。器腹底可見墊片三塊，垂珥內側正中及對應的圈足兩組鳥紋帶相交處有鑄縫，可知外範有腹範二塊、耳



圖十五 曾侯諫分禧銅鼎及銘文 編號2 隨州葉家山2號墓出土



釋文：丁巳，王大祐。戊午，荊子蔑曆，敝伯生；己未，王賞多邦伯，荊子麗，賞楚白、貝二朋。用作文母乙尊彝。



圖十六 銅甗及銘文 編號1 隨州葉家山2號墓出土



釋文：曾侯諫作媿寶彝。

（曾）國外，一些周之姬姓封國先後被楚所滅，《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史記·伍子胥列傳》：「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可見在漢東之地確有眾多的周之宗室封國，那麼，姬姓的曾（隨）國也應是西周早期同封於此的，葉家山曾侯墓的年代正相吻合。



圖十八 曾侯帶蓋方鼎 編號26 隨州葉家山27號墓出土

2. 從出土文物看，姬姓的曾（隨）國的政治中心應在隨州，其早期範圍並不大，隨著鄂被周的滅亡，曾國才迅速向漢東及漢北一帶拓展，並一直延伸至南陽盆地的河南新野一帶，成為名副其實的漢東第一大國，《左傳·桓公六年》：「漢東之國，隨為大」。這一格局可從出土文物中得到證實。自北宋以來，



圖十七 銅鼎及銘文 編號5 隨州葉家山2號墓出土



釋文：曾侯諫作寶彝。

範一塊，製芯數為腹一、圈足一、耳各一塊合範渾鑄。

### 國屬判斷

根據這批銅器的銘文判定，其國屬明顯為曾。這批資料公佈後，引起了學術界的興趣，主要探討西周的曾國與曾侯乙究竟是不是同源的問題，有學者認為葉家山所發現的曾侯不是姬姓，而是姒姓曾國，也就是甲骨文所見的夏商時期的曾或繪，即與姬曾無關。

儘管在本次所獲的青銅器銘文中沒有出現反映姬姓曾國的確切的文字證據，但我們認為與姬姓曾國應有關係，其理由主要是：

1. 西周早期，武王滅商後，曾進行了大量的分封，一些周之宗室先後被封於隨棗走廊及其附近的有隨、唐、厲、賴、軫、貳等姬姓國家，在文獻中常用「漢陽諸姬」來形容這一帶的國家與周王室的關係。隨國始封年代不詳，學界大多認為，文獻中的隨國即曾國，進入春秋後，楚開始向漢東一帶拓展，除隨

特別是上世紀，在湖北孝感、隨州、京山，穀城、棗陽、襄樊、河南新野等地都出過有銘曾器，時代從西周晚期一直到戰國早期，以至於人們通過這些曾器，推斷出曾國就是西周晚期分封的。葉家山這批西周早期有銘曾侯器發現後，可進一步推斷，曾國在西周早期已被封，西周晚期曾器出土疆域的擴大，正與鄂國滅亡的年代和背景相銜。

3. 文化面貌也可看出與姬周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葉家山曾侯墓地所出土的絕大多數銅器、陶器具有明顯的周式風格，有些器物與陝西寶雞、西安典型的西周早期墓葬所見器物如出一轍，這種文化因素的一致性，說明這個曾國與姬周應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的。

### 學術價值及意義

通過勘探和發掘證明，隨州葉家山墓地是一處保存完整的西周早期高等級貴族公墓地，墓地保存完整。這一墓地具有如下特點：一、是西周姬



圖二十 曾侯諫作媿尊及銘文 隨州葉家山2號墓出土



釋文：曾侯諫作寶尊彝。



圖十九 銅壺及銘文 編號3 隨州葉家山27號墓出土



釋文：美。罍。妻。乍。父。丁。彝。

周文化的特性，時代早且明確。二是出土銅器豐富、完整。三、是銅禮器大多有銘文，國屬應屬曾。上述若干特徵已初步顯示出這一墓地的特殊性及所具有的重大學術價值。從考古學的層面上講，一批具有明確共存關係的科學發掘的出土文物，對於構建湖北漢東區域西周考古學遺存編年提

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材料，這一批墓葬材料的發現，將成為隨州乃至整個湖北西周考古學年代分期的標尺；從歷史學的層面講，通過考古材料使得漢東西周方國的格局愈來愈清楚，尤其是對隨州境內曾國的研究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首先，從考古學上證實，早在西周早期隨州這裡就有一個西周的封國——曾國。自曾侯乙墓發現後，長期以來，有關曾國問題的討論不絕於學界。有關曾國的來源和始封問題未成定論，大多數學者認為曾國是在西周晚期周滅鄂後而立國的，從新出土的這批銅器銘文看，此時的曾國已經稱侯。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結合調查在附近所發現的西周城址看，確鑿無疑的說明，當時的曾國就在今天的隨州。它不僅把曾國的歷史向前推進了五百餘年，而且是我們迄今在漢東所見最為明晰和最早的一個西周邦國，也是西周一統多體制度下遠離京畿的一個重要封國。眾所周知，西周時分封有眾多的邦國，西周封建國家是為拱衛周庭，而隨襄走廊的漢東

之地又是周王經營南方的一個重要戰略要地，為了加強對這一區域的統治，西周時將許多姬姓子弟分封於此，素有「漢陽諸姬」之稱，位居隨襄走廊要衝之地的隨州則成為西周王室的密居之地。對於西周封建王室而言，隨襄走廊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這一發現對研究秦漢封建大一統帝國的形成及封邦建國的理念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其次，葉家山曾侯墓地的發現，還進一步確認了，西周時期的鄂國也在今天的隨州，曾鄂應是同時並存於隨州的兩個古國。鄂國的歷史悠久，據歷史文獻記載，商代時西伯昌、九侯、鄂侯號稱是商紂時的「三公」，而鄂侯則是三公之一。長期以來，有關鄂國的地望被認為是在今天的鄂州市，但通過近年來的出土文物證明，在隨州的安居羊子山多次出土鄂侯銅器，說明鄂國不在鄂州，而就在今天的隨州市的安居一帶。這一發現釐清了歷史上一直存疑的一個誤解。通過北初年出土的「安州六器」之一的「中甗」及諸多昭王南征的銅器銘文

而知，西周昭王南征時，大多有「在曾」、「在曾、鄂師」等的銘辭記錄。過去，由於缺乏一批西周早期的曾國銅器，大多不能確定這個「曾」就是歷史上的曾國，學界一直只是將這個「曾」作為一個地名來理解。葉家山大批西周早期有銘曾侯銅器的出土，不僅確認了曾國的存在，糾正了過去的誤解，而且進一步印證了周王南征正是以隨州的曾、鄂兩個重要方國作為南略夷蠻的軍事屏障的。對研究曾、鄂的關係具有重要的輔證作用。同時曾國的準確定位，對研究曾、楚關係也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至少可以從歷史地理學上證明在西周的康昭之世，楚應在漢水以南，因為在涉及昭王南征之事的若幹傳世文獻及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中，都有涉漢伐楚的記載，無疑，漢水則成為附近諸方國定位的界標。而葉家山這批墓葬的年代與所反映的昭王伐楚的年代大體相當。這對於目前探索早期楚文化而言，應是一批最新，最具說服力的資料。

另外，葉家山曾侯墓地出土了大量銅器，所出銅器不僅大多保存完好，時代明確，姬周文化因素明顯，更為重要的是，很多銅器上都有銘文，銘文的總字量超過了四〇〇餘字。其中，這些銘文除了人名外，還見有大量的族氏或方國名，總計達到了十七種之多，是迄今全國已發掘西周墓地中所見族氏或方國名最多的一個墓地，說明在隨襄走廊的曾國與這些族氏或方國都有往來。具有明顯姬周文化因素的文物出土，也可印證在西周初年，隨襄走廊雖遠離京都，但周王室已對此地進行了有效和穩固的管理與統治，成為西周王室鎮守南方的重要屏障。

總之，葉家山西周曾侯墓地的發現，其學術價值遠不止上述，從西周考古年代學框架的建立，漢東青銅器的產地及原始瓷器的來源等諸多問題，葉家山這批材料的出土都是不容忽視的。目前，葉家山曾侯墓地所出土的文物正在整理中，隨著科技考古的介入，通過現代科技手段所獲得的資訊將會揭開更多鮮為人知的歷史謎底來。

黃鳳春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艾玲莉為湖北隨州博物館館員